



阅读推广概念的变迁:术语、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分析*

□赵俊玲 杨延平 王坤 张佳钰 张楚

摘要 梳理国内外图书馆学领域对阅读推广概念认知的变迁对于阅读推广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对阅读推广的术语、内涵和外延进行梳理。发现阅读推广术语变迁存在国别差异;内涵的变迁主要体现为阅读推广目的的变迁,1980年代前以积极影响读者说为主,之后需求满足说的影响日益增强;积极影响说始终重视提升阅读能力和影响阅读内容,进入21世纪后阅读兴趣/意愿受到重点关注;外延的界定方法以列举为主,表述角度涵盖方式、内容和读者,方式划分的逻辑性和层次性需要加强。未来我国阅读推广发展应坚持教育属性,丰富阅读素养方面的研究;聚焦阅读推广目的,谨防阅读推广的泛化。

关键词 阅读推广 概念 历史研究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3.012

引用本文格式 赵俊玲,杨延平,王坤,等. 阅读推广概念的变迁:术语、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3):105-118.

图书馆学领域对阅读推广概念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厘清其变迁脉络对于阅读推广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观国内外研究情况,关于阅读推广史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对于阅读推广概念发展的研究则更为缺乏,仅有陈幼华曾经对国内学者21世纪所提出的阅读推广的概念进行了梳理^[1]。对国内外近现代意义图书馆学产生以来阅读推广概念的演变进行探索,不但能丰富阅读推广学术思想史的内容,亦有助于站在历史角度对阅读推广现状进行观照和反思。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调研法对国内外图书馆学学者关于阅读推广概念的认识进行分析。各国近现代意义上图书馆学产生的时间节点并不一致,因此

本项研究不划定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起点,大致为19世纪末至今。

(1)阅读推广术语集合的确定。为全面了解国内外阅读推广概念的使用情况,笔者首先查阅了31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和专业术语词典,发现中文词条包括“阅读指导”“读者咨询”“图书宣传”“阅读推广”等^①;英文词条包括“Readers' Advisory”“Reading Guidance”“Reader Development”^②;俄文词条包括“руководство чтением”。在此基础上,查考图书馆学概论类著作和阅读推广类著作以及重要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WOS来源期刊)上的相关论文进行术语补充,增加了“Reading Promotion”^③、“Reading Experience Librarianship”等词语。

(2)数据收集和分析。笔者对前文所述百科全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阅读推广学术思想史研究”(编号:20BTQ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杨延平,邮箱:1577152381@qq.com。

① 由于含义相似,笔者将“图书宣传”与“宣传图书”、“阅读指导”与“阅览辅导”“阅读辅导”“指导阅读”、“读者顾问”与“读者咨询”“读者咨询服务”分别视为等同概念。

② Readers' Advisory 包括“Readers' Adviser”“Readers' Advisor”“Readers' Advisory Service”等同义词条;“Reading Guidance”包括“Reading Instruction”以及“Reading Aids”。

③ 关于 Reading Promotion,笔者查考的美国和英国的专业术语词典中并未收录这个词,说明这个词在英美图书馆学界并不是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来对待,主要是图书馆之外的领域在使用。但是近年有以“Reading Promotion”为题名发表的英文学术文章,尽管多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英文文章,但也有英美学者开始采用这一表述。



书、专业词典、著作/教材及期刊论文中的有关定义或解释进行筛选，去掉那些表述模糊、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晰的样本，最终确定阅读推广概念样本 201 条，其来源统计见表 1。样本收集完成后，对每条样

本分别记录其作者、年份、国别、术语、内涵与外延，编码由两位图书情报学专业研究生各自独立完成，编码一致性为 93.33%，进而对阅读推广概念的发展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阅读推广概念样本来源统计

	国别	数量	占比	备注
国别	中国	80	39.80%	在线词典 ODLs 来源于 ABC-CLIO，故计入美国
	美国	56	27.86%	
	俄罗斯	38	18.91%	
	英国	13	6.47%	
	其他	14	6.97%	
术语词汇	Readers' Advisory	91	42.52%	由于个别概念使用多个同义词汇，故术语词汇总数大于样本 201，为 214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чтением (阅读指导)	28	13.08%	
	阅读指导/阅读辅导	34	15.89%	
	阅读推广	21	9.81%	
	Reading Guidance	13	6.07%	
	图书宣传	7	3.27%	
	宣传辅导	6	2.80%	
	Reader Development	6	2.80%	
	управление чтением (阅读管理)	2	0.93%	
	读者咨询	2	0.93%	
	Reading Promotion	2	0.93%	
	Literary Advocacy	1	0.47%	
	Reading Experience	1	0.47%	

2 阅读推广术语的变迁：国别视角

术语是表示概念的称谓集合体^[2]。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样本数量超过 10 条的国家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其他国家的样本均为个位数，比如日本 2 条，加拿大 2 条，数据量不足以支持从国别视角对其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因此主要对中国、美国、俄罗斯和英国这四个国家阅读推广术语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2.1 美国：阅读咨询^①(Readers' Advisory)和阅读指导(Reading Guidance)的独立与交叉

在美国主要使用 Readers' Advisory (以下简称 RA)和 Reading Guidance (以下简称 RG)这两个术语表达阅读推广的概念，术语使用情况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20—1950 年代：适用于不同人群的独立使用阶段

① 我国学者对于 Readers' Advisory 的翻译，多直译为读者咨询，考虑到今天的读者概念已经不仅仅是阅读的人，采用读者咨询容易和参考咨询混淆，故本研究对于早期 RA，按其实际含义——对阅读提出建议，将其翻译为阅读咨询。此词的含义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已经等同于我国的阅读推广，为了避免表述上的混乱，此处仍采用阅读咨询这一翻译。

1922 年底，底特律公共图书馆和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分别成立了致力于成人教育的阅读咨询部门 (Readers' Advisory Bureaus)^{[3](90)}，RA 服务正式确立，主要面向成年人以及成年人学习团体提供阅读咨询和建议，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公共图书馆的 RA 服务快速发展，但后来由于个性化服务成本的压力^{[4](6)}，RA 服务在 40 年代开始衰退。在同一时期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服务的论著中主要采用阅读指导的提法，如 1930 年艾菲·鲍尔 (Effie Power) 在其编著的美国第一部儿童图书馆学教材中详细阐述了阅读指导的目的和方法^{[5](205)}，包括个性化的阅读指导以及讲故事、读书会、荐书会、展览、竞赛等面向群体的服务。再如埃莉诺·基德 (Eleanor Kiddr) 1947 年发表题为 *Reading Guidance for Young People* 的论文^[6]。尽管这一时期的 RG 和 RA 在具



体服务内容上略有交叉, RG 包括 RA, 但是面向人群有明显区别, RA 主要面向成年人, RG 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因此, 此阶段这两个术语的界限比较清晰。

(2) 1960—1970 年代: 交叉使用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政府鉴于统计数据显示功能性文盲在美国成人人群中比重高达 8.4%, 于是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成人教育的法案, 希望提升成年人的读写素养。在此背景下, 图书馆界认识到不仅要帮助具备阅读能力的读者解决读物推荐的问题, 更应该关注那些非读者或者阅读能力不高的群体, 提升他们的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 因此图书馆面向成年人的服务不再以提供个性化阅读建议为主, 而是开展了方式多样的服务, 包括编制书目、文献展览、故事会、荐书会、阅读课程。由于 RA/阅读咨询更加侧重于向读者推荐书籍, 难以充分揭示图书馆在促进读者实现自我教育方面的价值和努力, 因此玛格丽特·门罗 (Margaret Monroe) 和海伦·莱曼 (Helen Lyman) 等学者纷纷采用 RG/阅读指导来表示面向成年人的阅读服务。

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服务, 这一阶段仍然主要使用 RG, 但随着逐步强调个性化服务, RA 开始出现在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服务的重要文献中。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于 1977 年发布的 *Direction for the Library Service to Young Adults* 中, 将阅读咨询作为青少年读者最需要的三种基本信息服务之一^{[7](10)}, 强调个性化访谈是帮助青少年找到所喜欢读物的最佳方式。同年, 多萝西·布罗德里克 (Dorothy Broderick) 在其著作 *Library Work with Children* 中也提及阅读咨询, 将其解释为“为儿童寻找书籍或者为他们介绍那些没有他人帮助无法找到的书籍”^{[8](94)}。

(3) 1980 年代至今: RA 为主阶段

这一阶段成人阅读服务普遍采用 RA, 儿童青少年阅读服务也以 RA 为主。1982 年出版了以类型小说为主的推荐书目工具书 *Genrelecting*, 标志着美国成年人阅读服务的转型, 休闲阅读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面向成年人阅读服务的重点。美国公共图书馆界开始重新审视图书馆员在阅读服务中的角色, 认为图书馆员不应充当指导者的角色, 只需成为书和读者的桥梁或匹配者即可, 因此摒弃了 60 年代使用的“Guidance”一词, 力求淡化此项工作的教育

色彩, 转而重新使用 RA 一词, 但却赋予了 RA 新的含义, 在强化阅读咨询服务的同时, 融合了 RG 的部分服务方式, 比如文献展览、读书俱乐部、阅读活动等。随着 RA 一词含义的拓展, 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服务也逐渐以使用 RA 为主, 一是儿童和青少年服务概论类著作中 RA 的使用日益普及, 比如 2005 年出版的 *Fundamentals of Children's Services* 中, 其目录和文后索引采用的是 RA, 而没有使用 RG^[9]; 二是出现了诸如 *Serving Teens Through Readers' Advisory*、*Readers' Advisory for Children and Tweens* 等专门论述儿童和青少年 RA 的专著。

80 年代之后的 RA 无论是从服务模式还是服务方式上均和 20—30 年代的 RA 有很大区别, 已经远远超出“Advisory”(咨询建议) 的含义。美国图书馆学界将此阶段称为新 RA, 但鲜有学者尝试提出一个新的术语, 直到 2020 年卡伦·达利 (Karen Dali) 提出图书馆员的工作内容更多地体现促进体验而非提供咨询, 建议用“Reading Experience Librarianship”一词取代 RA^[10], 但以 2021—2024 年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献来看, 该词并没有被其他学者采用, 术语使用仍以“Readers' Advisory”为主。

2.2 英国: 从阅读咨询 (RA) 到读者发展 (Reader Development)

英国图书馆界对阅读推广概念的认识和术语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1992 年之前: 不受关注的 RA

在 1938 年第一版 *Harrod's Librarians'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Librarianship, Documentation, and the Book Crafts, and Reference book* 中对“Readers' Adviser”进行了解释, 大意为“经验丰富、有教养、机智的工作人员, 详细地为读者提供选择书籍建议, 鼓励随机读者进行系统阅读, 记录对话结果, 与当地教育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并促进书籍的使用”^{[11](125)}。在该书后续的多个版本中的解释大体与此相同, 英国和美国对于 RA 的理解比较接近, 区别在于英国并没有将 RA 限定在成年读者。这里要指出的是, 尽管英国图书馆学术语词典当中有收录, 但实际上英国对于 RA 的研究成果很少, 在 WOS 数据库中没有检索到英国学者 1992 年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章, 在英国 RA 并不是图书馆界重点关注的领域。



(2) 1992 年至今:读者发展/Reader Development 的提出及普及

“读者发展”一词最初由英国开卷公司(Opening the Book)的创始人雷切尔·范·里尔(Rachel Van Riel)提出。1992 年里尔指出图书馆在宣传文学和促进阅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i)},随后她在一份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读者发展”这一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提高人们对阅读的信心和乐趣;扩大阅读选择;为人们提供阅读交流的机会;提高阅读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地位”^[13]。可以看出读者发展的内涵比阅读咨询丰富,加之开卷公司策划了多项面向全英公共图书馆界的阅读活动,因此这一术语很快在英国普及开来,在英国 1992 年之后的样本中,仅有 2005 版 *Harrod's Librarians' Glossary and Reference Book: A Directory of Over 10200 Terms, Organizations, Projects and Acronyms in the Area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and Archive Management* 中保留了“阅读咨询”这一词条,其余皆为“读者发展”。

2.3 俄罗斯:从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чтением(阅读指导)/到多术语混用

俄罗斯图书馆学领域的相关术语使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苏联解体之前普遍使用“руководство чтением”(阅读指导),苏联解体之后,不再使用阅读指导,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术语,术语使用比较混乱。

(1) 1991 年之前:普遍使用阅读指导

据俄罗斯图书馆学史专家瓦涅耶夫(А. Н. Ванеев)的研究,18 世纪已经有多位学者关注图书馆的阅读指导问题,比如洛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捷普洛夫(Г. Н. Теплов)、切博塔廖夫(Н. А. Чеботарев)等^{[14](44-50)},之后经过鲁巴金(Н. А. Рубакин)、克鲁普斯卡娅(Н. К. Крупская)、波克罗夫斯基(А. А. Покровский)、萨哈罗夫(В. Ф. Сахаров)等学者的努力,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阅读指导理论体系。除了阅读指导,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术语值得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阅读社会学的发展,有学者用“阅读管理”这一术语去表征全民阅读的宏观管理,与图书馆微观情境下的阅读指导稍作区分,比如丘巴良(О. С. Чубарьяна)1973 年在 *Руководящая роль КПСС в развитии массового чтения* 中提出了“阅读管理”(управление чтением)的表述^[15];后来瓦涅耶夫在

1987 年出版的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чтением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中也曾专辟一章“社会主义社会的阅读管理”,指出“阅读管理应被视为社会精神生活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阅读管理的众多渠道和手段中,图书馆居于主导地位”^{[16](441-445)}。尽管学者有意识进行了区分,但是实际上两个表述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上述两位学者的著述中也经常会出现“全社会的阅读指导”之类的表述。

(2) 1991 年之后:术语混乱

苏联解体后,因为图书馆界渴望摆脱“过去的束缚”^{[17](3)}，“阅读指导”一词遭到排斥,比如 1996 年出版的 *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дело. учебник: В2ч.*^[18] 在表述研究对象时提到了“大众阅读”,但书中已不再出现“阅读指导”;1996 年出版的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ика*^{[19](6)} 用上位概念“读者服务”取代“阅读指导”;2006 年出版的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учебник*^{[20](92)} 中提到了图书推荐等具体内容,但并没有提出一个概括性强的术语。也有学者提出用阅读实现(актуализацией чтения)、阅读支持(поддержкой чтения)、图书馆指南(библиотечны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ием)或图书交流(библиотечным общением)^{[21](45)} 来代替阅读指导,然而,上述术语并未得到广泛支持。最先对“放弃阅读指导”提出反思的是儿童图书馆领域,“世纪之交,有远见的图书馆员逐渐意识到儿童工作理论与实践中所发生的巨大损失。他们的职业意识明显倾向于复兴那些已失去的传统,重新审视国内儿童阅读教育中的传统价值。”^{[22](20)} 马尔科娃(Т. Б. Маркова)也曾指出,阅读指导仍是学校和儿童图书馆的基本使命^{[21](45)}。在 2007 年出版的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中,收录了“阅读指导”这一术语。2018 年制定的 *Библиотеч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термины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采用了“阅读支持”的提法。

2.4 中国:从阅读指导到阅读推广

国内图书馆界对阅读推广概念的认识和术语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民国时期:普遍采用“阅读指导”及同义词

民国时期,多位学者曾经对阅读指导发表过相关论著,多用“阅读指导”,也有学者采用“读书指导”“阅书指导”等同义词。杜定友在 1927 年《图书馆学概论》中明确指出“图书馆不仅要提供阅览服务,还应该积极地教育和指导读者。凡是不会看书的教他们看书,不知道选择好书的,代他们选择,年少失学



的,继续他们的教育”^{[23](7)}。徐旭在《图书馆与民众教育》中专辟一章“民众图书馆的阅读指导”,对阅读指导的重要性、原则、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24](2)}。

(2) 1950—1990 年代:图书宣传和阅读指导并用

50 年代,相较于面向个体的服务,面向群体的服务日益受到重视,图书宣传从阅读指导的下位概念变为和阅读指导并列的表述。朱洪林在《读者服务工作》中指出图书宣传旨在“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图书,揭示馆藏,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图书,从而扩大图书流通范围”^{[25](50)}。也有学者将这两个术语组合为一个表述,比如《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以及陈颂的《图书馆学引论》,采用“图书宣传与指导阅读”这一表述,后来将两个术语合并为“宣传辅导”,2002 年之后没有学者再采用这一提法。

(3) 21 世纪:阅读推广逐渐成为统一的术语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家对于学习型社会的倡导,图书馆界开始重新认识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的作用,更加注重主动性、活动化、系统化^[26],之前的术语,无论是阅读指导,还是宣传辅导,都不能

很好的反映新时期工作的特点,因此出现了新的表述:“推广阅读”“阅读推广”“阅读促进”。2009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阅读推广”为题名的论著快速增加,“阅读推广”成为主流术语。

综观各国阅读推广术语变化情况,英国(Reader Development)和我国的术语(阅读推广)能够比较及时更新反映实践智慧。美国在术语使用方面较为混乱,不能及时调整反映其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术语之前,过早的放弃了“阅读指导”这一表述,导致这一非常具有俄罗斯图书馆学特色的领域泯然众人。

3 阅读推广内涵的演变:以“目的”为中心的分析

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特征和本质属性,而下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逻辑方法,常用的下定义的方法是“种差”+“属”的逻辑方法。在所查到的关于阅读推广类概念内涵的诠释中,基本采用“目的(种差)”+“上位概念(属)”的表述,也有学者只提到目的,而没有涉及上位概念。笔者对每条样本的内涵提取关键词,进行如下编码处理(见表 2)。

表 2 阅读推广内涵样本记录表(部分)

学者/机构	国别	年份	内涵表述	目的	上位概念
波克罗夫斯基	俄罗斯	1915	阅读指导的目的		
			让不读书的人开始阅读	激发阅读兴趣	—
			让阅读不良和不严肃书籍的人开始阅读优质和严肃的书籍	影响阅读内容	
			让阅读无序和片面的人转向系统性阅读 ^{[14](220)}	提升阅读能力	
丘巴良	俄罗斯	1976 ^①	在了解读者的爱好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地宣传图书和推荐图书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读者阅读的内容和性质,影响他们对书籍的选择和领会 ^{[27](77)}	影响阅读内容	—
				提升阅读能力	
萨瑞克斯	美国	2005	阅读推广是为成人休闲读者提供的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成功的阅读推广是智慧的、无偏见的工作人员,帮助小说与非小说读者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 ^{[4](1)}	满足阅读需求	服务
范并思	中国	2014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形式		
			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	激发阅读兴趣	服务
			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	提升阅读能力	
			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28]		

① 此处引文为中文译本,统计概念出现时间时以外文原文出版时间为准。



续表

学者/机构	国别	年份	内涵表述	目的	上位概念
王余光 徐雁	中国	2016	阅读指导是指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对阅读者施予积极有益的指点和辅导,以加强阅读效益的教育活动。它是培养阅读技能、提高阅读效率的必要手段 ^{[29](444-445)}	提升阅读能力	活动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国	2019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或其他文化部门开展的以培养公众阅读意愿或阅读能力,促进公众阅读行为的服务 ^{[30](205)}	激发阅读兴趣 提升阅读能力 培养阅读习惯	服务

在上位概念“属”/方面,将阅读推广界定为服务的占 59.46%,居第一位;界定为活动的占 29.73%;其他包括宣传工作、计划等。理解阅读推广的内涵,关键在于理解其种差,即目的,对目的认知的差异带来阅读推广概念的本质差异。关于阅读推广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积极影响说,在定义中表现为使用“促进”“影响”“培养”“改变”等动词,希望通过图书馆的积极介入,对读者的阅读产生

影响,比如表 2 中波克罗夫斯基的观点。二是需求满足说,表述中多使用“满足”“提供”等动词。此派的观点认为图书馆员没有能力或没有必要对于读者的阅读进行干预,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是其核心,代表学者为萨瑞克斯。整体而言(见图 1),积极影响说一直贯穿于阅读推广发展过程,需求满足说在 20 世纪末开始逐渐壮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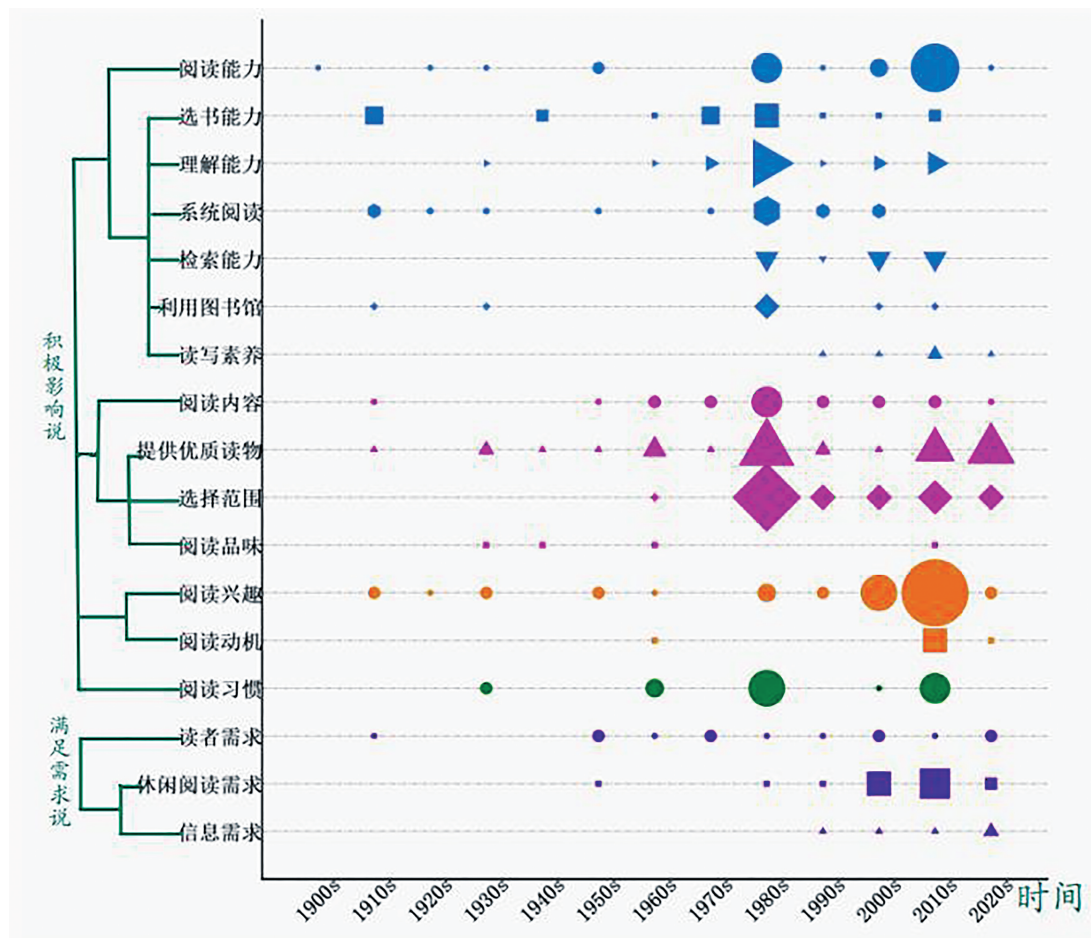


图 1 阅读推广目的时间变化图

说明:图中各种图示大小表示样本中出现次数多寡情况,图形越大,表示出现次数越多;同一颜色表示同一目的,具体内容为同色的不同形状进行区分。



3.1 积极影响说的变迁

通过对所收集样本内容的分析发现,相关学者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提升阅读能力(50%)、影响阅读内容(39%)、激发阅读兴趣(20%)、培养阅读习惯(8%)^①。相较而言,“提升阅读能力”和“影响阅读内容”是一直强调的重点,进入21世纪后开始强调激发阅读兴趣。由于培养阅读习惯零星的分布于个别年代,并没有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因此下文主要分析前三个方面。

3.1.1 提升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出现频次最高,为91次。除了泛指的阅读能力外,国内外学者对阅读能力进行了细化,具体包括培养读者选书能力、系统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图书馆利用能力。

(1)读者选书能力。选书能力是提及最多的阅读能力。在研究所得的91条样本中,有35位学者强调了这一主张,其中包括克鲁普斯卡娅、瓦涅耶夫、詹妮·弗莱克斯纳(Jennie Flexner)等重要人物。弗莱克斯纳认为RA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读者的选择能力,形成并发展自己的阅读品味”^[31]。这一点各国学者观点比较一致,在他们看来,阅读指导需培养读者的独立性,而选书能力是独立阅读的基础。不过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更多关注图书馆员对读者进行推荐,在如何培养读者选书能力方面,图书馆学界主要关注图书馆目录使用等工具层面,没有深入到选择方法层面,没有形成有影响的理论。出版物激增的时代,选择能力至关重要,培养读者的选书能力需要更多的关注。

(2)系统阅读能力。系统阅读是研究样本中出现频率第二高的关键词。早期的学者普遍持有这一观点,波克罗夫斯基曾指出“让阅读无序和片面的人转向系统性阅读”^{[14](220)}。早期美国、俄罗斯个性化阅读实践也主要围绕培养读者的系统阅读能力展开,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共图书馆主要结合读者特点为读者提供一个按照由简入深、由易到难的推荐书目,培养读者的系统性阅读习惯;俄罗斯推荐书目研究所也曾组织编制过类似的多个主题的推荐书目,供各个图书馆提供个性化咨询时参考使用。今天的碎片化时代尤其需要图书馆为读者创造系统阅读的机会,但是近十几年来在阅读推广概念中几乎

见不到关于系统阅读的表述。为何不再强调系统阅读能力?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排斥阅读推广的教育属性,强调不干预读者的阅读,不会强调系统阅读;英国更强调拓展读者的阅读范围,对于系统阅读不关注;俄罗斯在20世纪末期一度放弃了对于读者的影响;我国尽管开始强调阅读能力,但尚未对阅读能力的核心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凡此种造成系统阅读的缺席。

(3)理解能力。关于理解能力的论述最初来源于儿童阅读指导的文献中,如陆静山在《儿童图书馆》一书中,分别提出了针对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儿童读者的指导方式^{[32](123-132)},并指出,虽然高年级儿童具有一定自主阅读的能力,但图书馆员应该指导他们经常做读书笔记,以引导他们深入理解书籍。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出现在我国学者的文献中,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大多从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两个方面阐述阅读推广的目的和方式,其中阅读内容方面主要强调的是培养读者正确理解文献的能力。而英美学者在这一方面的关注较少,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内容的选择来施加影响。

(4)利用图书馆的能力和文献检索能力。利用图书馆的能力零星、不连续的分布于不同年代,20世纪80年代相对比较集中,主要为国内学者在读者工作类的论著或论文中提及,而后并入更具体的信息检索能力,以反映信息时代的特点,之后就一直有学者将信息检索能力纳入阅读能力的范畴。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及时厘清,那就是信息素养和阅读素养/能力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信息素养概念提出后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框架,信息获取/检索能力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检索能力也是阅读素养的核心部分吗?只有对基础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对信息检索能力是否是阅读素养的核心构成进行判定,否则有失严谨。

关于阅读能力,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变化,90年代开始出现“读写素养”,并持续有学者关注提及,将读写素养纳入阅读能力框架,意味着对于教育性的关注在增强,但是同样需厘清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读写素养和阅读素养的关系如何,同义关系?上下位类关系?但在概念样本中并未发现上述概念间关系的探索,期待日后学者对此进行严密论证。

① 由于部分学者的观点涉及多个方面,故此处百分比之和大于100%。



3.1.2 影响阅读内容

在研究所得样本中,超过36%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应通过提供高质量读物或推荐书目,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读者阅读的内容和性质。这种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读物质量方面,希望读者阅读优质读物。如鲁巴金提出阅读指导最重要的准则是“把一本诚实的好书介绍给大众,让他们对书感兴趣,让读者更容易从可能的好书中做出合理的选择”^{[33](133)};至于优质读物的甄选标准,则呈现出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国别差异。例如,丘巴良等苏联学者非常重视阅读内容中的思想理论和对劳动人民阅读范围的积极影响,建议图书馆提供更多关于生产技术发展、思想政治理论等方面的书籍。二是扩大阅读范围。英国学者里尔提出:“扩大读者阅读范围、丰富读者阅读体验”^[13];美国学者南希·珀尔(Nancy Pearl)曾指出“人们走进图书馆,往往会径直奔向曾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区域,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转转其他地方”^[34]。俄罗斯学者则从理论层面对扩大阅读范围的重要性进行初步探讨,强调“培养读者同时从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中对问题与现象等进行分析的思维能力”,并提出综合性原则,“保证读者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专题到另一个专题系统地并且合乎逻辑地过渡”“善于正确地交替阅读专业书与文艺书”^{[35](288)}。

3.1.3 激发阅读兴趣

从样本的时间分布上看,36条样本中的22条来自21世纪,从图1中亦可得出结论,激发阅读兴趣零星散见于不同时代,在21世纪获得集中关注。

早在20世纪初,波克罗夫斯基、鲁巴金、杜定友等学者就明确指出,图书馆开展阅读指导的核心旨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过引导读者发现自身感兴趣的主题。波克罗夫斯基曾经提出可以使用一些不具有多少严肃艺术或思想价值的书籍来吸引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36]。这一观点遭到俄罗斯很多学者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出图书馆界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让人们阅读好书,如何提升读者的阅读效果,对于激发阅读兴趣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

20世纪末期,整个社会面临的阅读问题发生了改变,关键问题已经从人们不知道读什么和如何读转变为人们不想读。提升读者意愿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英国开卷公司提出的读者发展目标中将提升读者阅读乐趣列为第一条;之后快乐阅读

(Pleasure Reading/Recreational Reading)的概念开始引起关注。如何界定良好的阅读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在阅读好书、阅读广泛、系统阅读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阅读本身即是福祉(Reading is Good)。加之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阅读危机提出了各种全民阅读战略规划。在此背景下,图书馆界开始将提升读者阅读意愿作为阅读推广的首要目的,并且将阅读动机等阅读心理学术语应用到提升阅读意愿的语境中,但是相较于阅读能力和阅读内容,学者们在表述阅读兴趣/意愿时几乎没有进一步的诠释,故而未来需要对阅读兴趣和阅读意愿这两个基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

3.2 需求满足说的变迁

在全部201条样本中,有21条将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作为阅读推广的主要目的。满足需求的最初观点形成于20世纪初期对于阅读指导价值的争论,部分学者反对对读者的阅读选择进行干预,认为应该仅仅满足读者需求,不应该通过选书来引导读者,这一观点的其他类似表述为只有部分读者需要指导、图书馆员没有能力进行指导或干预^{[14](224)}。这一观点在英美国家表现为阅读自由,即不干预读者的阅读。20世纪初各国将教育职能作为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普遍认为阅读指导是图书馆履行教育职能的重要方式,故而需求满足说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主流模式。

真正对阅读推广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需求满足说来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阅读观念的转变促使图书馆学界对于读者娱乐需求的态度发生转变,1982年贝蒂·罗森伯格(Betty Rosenberg)提出“不必为自己的阅读品味道歉”^{[37](vi)},对“干预读者阅读选择提升读者阅读品味”这一范式提出挑战,后来乔伊斯·萨瑞克斯(Joyce Saricks)明确提出RA服务的目标是满足读者的休闲阅读需求。之后萨瑞克斯及其同好通过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致力于在读者阅读需求偏好及读物特征方面建立联系,将需求满足说推向极致,不再关注如何提升/培养读者。在萨瑞克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需求满足说很快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的主流范式。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图书馆界普遍将“指导”等同于“强迫、专制”,一度回避“指导”“影响”等表述,甚至“教育”一词都消失在图书馆学论著中,不对读者(包括儿童读者)施加影响成为20



世纪俄罗斯最后十年的主流模式。

“积极影响”和“满足需求”并不一定要作为对立关系存在。早期如鲁巴金、哈夫金娜(Л. Б. Хавкина)等学者指出,图书馆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还要“引导他们向前和向上”^{[33](140)}。后期如比尔·克劳利(Bill Crowley)等学者将阅读推广视为一项满足读者需求和培养阅读素养的有组织的计划^{[38](41)}。萨瑞克斯等人提出需求满足说主要切合当时成人休闲阅读的需求,但是满足休闲阅读需求并不必然放弃读者的学习型需求,也不意味着图书馆要放弃教育或指导角色,但是萨瑞克斯等人却把二者对立起来,放弃甚至反对积极影响读者。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对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带来的致命问题是几代图书馆人在如何培养读者的阅读素养方面缺乏传承和发展,重拾这一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专业努力。在美国,新 RA 在辉煌 20 年后,开始受到批判和质疑,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①新 RA 放弃了公共图书馆提供有意义教育的历史承诺^{[3](5)};放弃教育性不利于图书馆获得资助方的重视^{[38](40)}。②新 RA 宣称不进行品味提升,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品味提升^[39]。③新 RA 的基础和图书馆界关乎社会责任的职业伦理相悖^[40]。各学者纷纷提出需要重塑新 RA 的理论基础,劳伦斯(Lawrence E. E)曾经提出应该用提升审美能力代替需求满足,但是这一模式被大家讨论以及接受尚需时日。在俄罗斯,进入 21 世纪后,也开始对于满足需求范式进行反思和修正,2006 年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учебник* 中尽管没有提及影响读者阅读的内容,但是重点强调了培养读者的阅读素养;2011 年制定的俄罗斯图书馆员行为守则,也明确规定“图书馆员应该宣传书籍与阅读对于个人智力和精神发展的作用,促进阅读素养的发展”。

4 阅读推广外延的变迁:对界定方法和表述角度的分析

外延是指所反应对象的具体范围、具体事物,界定概念外延的方法包括划分、穷举、列举等。为了对阅读推广外延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对所收集的样本的外延进行了编码,记录其年代、作者、国别、外延的界定方法以及表述角度,由于部分学者只提及

内涵,没有提及外延,因此外延样本数量比内涵样本少,为 90 条。

4.1 界定方法的变迁

通过对样本进行分析(见图 2),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阅读推广外延的界定方法包括划分和列举,其中,划分(37 条)占比约 41%,列举(53 条)占比约 59%,列举所占比重较大。和划分相比,列举反映概念的部分外延,多在对外延认识不清晰时采用。一方面划分所占比重较小,另一方面划分层次单一,样本中除了中国学者徐旭在民国时期构建了层次比较清晰的分类体系,其他学者对阅读推广的划分主要为一层,说明图书馆界对于阅读推广外延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更强的逻辑性和层次性。

4.2 表述角度的变迁

学者们对于阅读推广外延的表述角度包括阅读推广对象(读者)、阅读推广内容以及阅读推广方式三个角度,其中读者角度(18 条)占比约 20%,内容角度(29 条)占比约 32%,方式角度(46 条)占比约 51%^①。通过图 2 可以看出,方式和读者两个角度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内容角度出现时间晚于其他两个角度。但整体上,大致可以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一个分界,80 年代之后,样本整体数量快速增加,各个角度也均有所发展。

(1)推广方式角度:列举为主,划分主要分为直接/间接

从划分逻辑表述阅读推广方式的仅占样本的 24%,列举占比 76%。在划分逻辑中,按照和读者是否直接接触进行划分是主要方式(占 75%)。俄罗斯学者 1925 年按照是否和读者直接接触,将阅读指导分为直接指导和间接指导^{[41](48)},后来美国也采用这种方式划分,ALA 术语辞典中将 RA 分为“直接的 RA 以及间接的 RA,直接 RA 包括一对一的阅读咨询,以及读书会等阅读活动,间接 RA 包括编制推荐书目,举办图书展等”^{[42](209)}。我国学者徐旭将阅读指导方式分为活动指导和固定指导两个方面^[43],活动指导指面向的人群不固定,固定指导指面向固定人群。徐旭的划分角度比较新颖,笔者仅见到徐旭一人如此划分,可惜徐旭的这种划分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后续没有理论

① 因个别概念样本论及外延时包括两个角度,故角度层面不止 90 条,为 93 条。



传承。

大部分学者采用列举的方式,占比约 76%。通过对列举式阅读推广方式的分析(见表 3),发现学界关注阅读推广之初,就提出了丰富的阅读推广方式,包括各种形式的图书宣传推荐以及读书会等阅

读交流活动。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学者里尔提出阅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阅读推广方式中开始重视凸显读者主体性的活动,比如文本戏剧化,并且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在儿童阅读推广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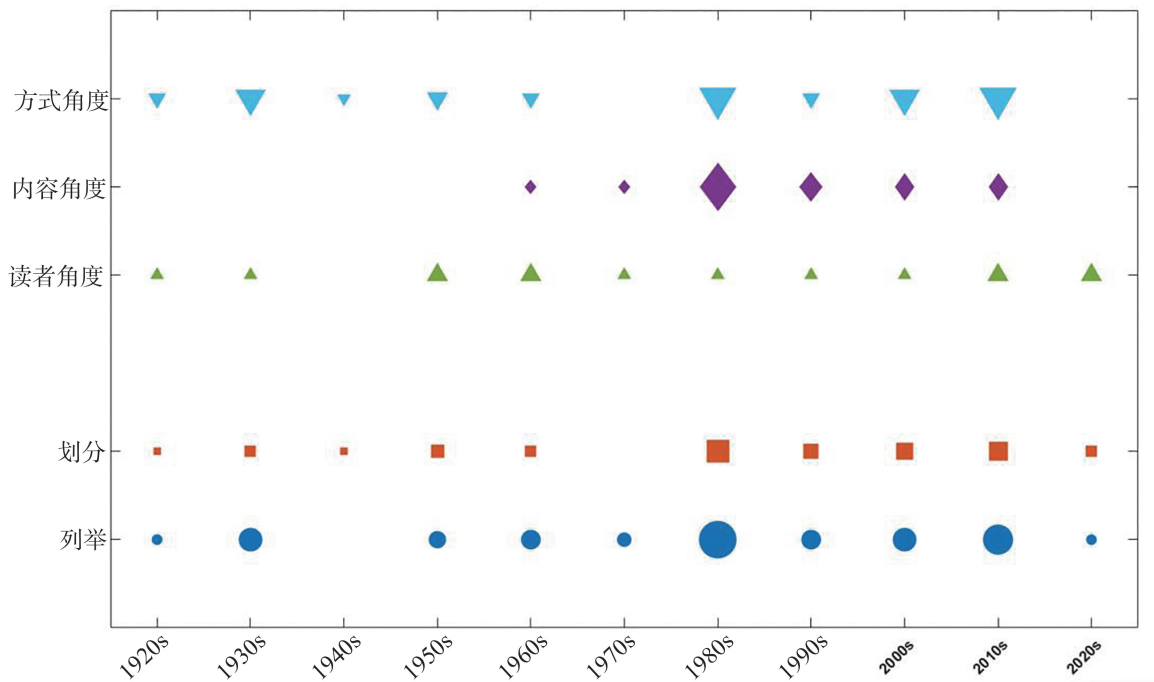


图 2 阅读推广外延发展变化图

说明:图中各种图形大小表示样本中出现次数多寡情况,图形越大,表示出现次数越多。

表 3 不同时期阅读推广方式列举(部分)

年份	作者	阅读推广方式
1927	杜定友	研究会、读书会、演讲会、展览、新书介绍、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 ^[23]
1951	洪焕椿	展览会、读书会、演讲、座谈会、利用广播电台宣传新书和书评、开办补习班、文化俱乐部、研究会和晚会 ^{[44](53-60)}
1965	莱曼	自选阅读、个人访谈、推荐书目、荐书会、阅读课程、读者阅读兴趣记录卡、指导建立家庭图书馆以及展览、讲故事等团体活动 ^[45]
1986	张树华 赵世良	交谈、专题报告、系统讲座、人物会晤、座谈讨论、文艺性集会宣传画、照片、幻灯、图书展览、录音、广播、电影、录像、电视 ^{[46](73-92)}
2017	英国艺术委员会 图书馆馆长分会	作家到访、读书会\读书小组、图书展览、夏季阅读挑战、讲故事、图书馆员荐书、读者荐书、文学节、文本戏剧化 ^[47]

(2)读者角度:以个体/群体划分为主

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读者数量划分为个体服务/群体服务或者个人指导/集体指导,共有 8 条,

约占 57%。这种表述在俄罗斯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常见,比如 1960 年,《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中划分为“个别指导阅读”和“群众性图书宣传”



两种形式。个别指导阅读以读者个体需求为出发点,提供如个别谈话、计划性读书指导、参考工具书使用等个性化服务;群众性图书宣传则注重群体层面的覆盖,通过图书展览、宣传画、读书报告会等形式满足大众需求^{[48](94-96)}。1981年,俄罗斯图书馆学家萨哈罗夫将阅读指导分为个别指导和群众性宣传,个别指导包括交谈、推荐书目、个人阅读计划等方式;群众性阅读宣传细分为间接宣传、推荐报道、正面展示、批判性分析等多个层次^{[35](215-247)}。

除了按照读者数量进行划分,也出现了其他划分方式,比如按照读者类型划分为普通读者和特殊读者、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这里要说明的是除了俄罗斯,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于读者类型划分方面研究力度不足,但即便在俄罗斯,读者类型划分的成果也没有充分反映到阅读推广的外延界定中,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挖掘。

(3) 推广内容角度的划分

20世纪80年代,我国读者工作/读者服务的著作和教材大多将阅读指导分为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的指导,比如1985年沈继武在《读者工作概论》中明确提出阅读指导的核心在于“内容”与“方法”两个层面的双重指导^{[49](116)}。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学领域中阅读推广概念变迁的初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在术语使用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使用不同语种表述的“阅读指导”,之后美国、俄罗斯先后放弃了具有教育色彩的“指导”一词,但是近年开始反思忽视教育属性所带来的问题。具体来看,美国可分为RA和RD独立使用的1920—1950年代、交叉混用的1960—1980年代和以RA为主的19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英国以1992年为节点可分为使用RA和普遍使用RD两个阶段;俄罗斯在1991年之前普遍使用阅读指导,之后长期处于术语混乱阶段;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主要使用阅读指导及其同义词,1950—1990年代同时使用阅读指导和图书宣传,21世纪之后阅读推广成为主流术语。

在阅读推广概念的内涵方面,80年代之前以积极影响读者为主,80年代后需求满足说的影响日益增强。积极影响读者方面:培养阅读能力和影响读者阅读范围一直是关注焦点,进入21世纪后阅读兴

趣/意愿受到重点关注。培养读者阅读能力方面:选书能力和系统阅读能力一直是重要内容,80年代开始关注图书馆利用能力和文献检索能力;影响阅读内容方面主要包括提升读物质量和扩展阅读范围,前者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和时代差异,后者在80年代后得到普遍关注;激发阅读兴趣/意愿方面的研究目前并不深入。满足需求说源于20世纪初期,80年代后成为主流观点,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开始反思并试图修正这一范式。

阅读推广外延方面的国别差异并不明显,界定方法以列举为主,划分占比较小,说明阅读推广外延的逻辑性需要加强。表述角度主要包括阅读推广方式、对象和内容,方式划分以直接/间接为主,但是缺少更进一步的划分。读者角度以个体读者/群体读者的分类为主,近年开始重点关注特殊人群,出现普通读者和特殊读者的分类;内容角度方面主要分为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的指导。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50](2)},对历史的梳理和对现实的观照密不可分,结合笔者对当前阅读推广发展的理解,提出如下两点思考。

(1) 坚持阅读推广的教育属性,丰富阅读素养方面的研究

教育职能是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能,而阅读推广作为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手段,教育性是其重要的基本属性之一。尽管在阅读推广实践中可以融入交流、体验和合作等元素,但教育始终是阅读推广工作的基础,它不仅关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培养个体的阅读素养、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因此,阅读推广必须坚守其教育属性,确保其工作目的旨在提升读者的综合阅读素养。

通过对阅读推广内涵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提高阅读能力一直是该领域重点强调的内容。然而,近年来对于培养阅读能力的关注逐渐减弱,开始转向激发阅读兴趣方面。尽管激发阅读兴趣至关重要,但重视阅读兴趣不应导致对阅读能力培养的忽视,二者不可偏废。目前国内学者在激发读者阅读意愿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但关于提高读者阅读能力的系统认知仍显不足。图书馆情境下的阅读能力培养和教室情境下阅读能力培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如何有效培养读者选书能力和系统阅读能力?数智时代的到来对于图书馆培养阅读能力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引导读者通过阅读体验美、



欣赏美,为其审美鉴赏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支持,以及如何提供更多助力以促进其全面发展,这些问题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2) 聚焦阅读推广目的,谨防阅读推广的泛化

专业化是阅读推广未来科学发展的关键,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在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阅读推广的泛化是一大阻碍。阅读推广实践中存在将外延扩大泛化的现象,将阅读推广等同于图书馆活动或者图书馆服务。外延泛化,究其原因在于对内涵理解把握不准确。前文提及阅读推广的内涵需要从“属十种差”的角度去理解,不应将阅读推广泛化为其上位概念(服务或者活动),而是应该从“种差”/阅读推广的目的来理解阅读推广的内涵。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一直被重点提及的阅读推广目的,即提高阅读能力、影响阅读内容、激发阅读意愿等,构成了阅读推广本质特征的基础,也是阅读推广内涵的精华所在。部分从业者未能准确把握“阅读推广”的种差界限,导致实践边界不断扩展。这种泛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阅读推广的专业性,也模糊了阅读推广作为系统性干预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专业实践必须严格遵循目标导向原则,紧密围绕提升阅读能力、引导阅读内容的选择和激发阅读兴趣等核心目标来规划、设计、执行和评价,只有这样,才可归入阅读推广的范畴,反之则需归入泛化之列。唯有如此,方能奠定阅读推广专业化的基石。

参考文献

- 1 陈幼华. 论阅读推广的概念类型与范畴界定[J]. 图书馆杂志, 2017, 36(4): 19—24, 18.
- 2 冯志伟. 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与知识本体[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6(1): 9—15.
- 3 Dilevko J, Magowan C F C.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1870—2005: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M].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90.
- 4 Saricks J G, Brown N.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the public library[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5: 1—10.
- 5 Power E L. Library service for children[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30: 205.
- 6 Kidder E. Reading guidance for young people[J]. ALA Bulletin, 1947, 41(12): 442—444.
- 7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 Direction for the library service to young adults[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7: 10.

- 8 Broderick D M. Library work with children[M]. New York: H. W. Wilson Company, 1977: 94.
- 9 Sullivan M. Fundamentals of children's services[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5.
- 10 Dali K, Vannier C, Douglass L. Reading experience librarianship: working with readers in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9, 77(1): 259—283.
- 11 Harrold M. Harrod's librarians'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librarianship, documentation, and the book crafts, and reference book[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38: 125.
- 12 Riel R V. Reading the future: a place for literature in public libraries[M].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92: i.
- 13 Riel R V. Report to the arts council literature department on creative reading training in libraries[R].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92.
- 14 Ванев А Н. Развити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и, XI—начало XX века[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ГИК, 2018: 44—50.
- 15 Чубарьян О С. Руководящая роль КПСС в развитии массового чтения[J]. Сов.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дело, 1973(6): 3—13.
- 16 瓦涅耶夫. 图书馆的阅读指导[M]//赵世良. 赵世良文集.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21: 441—445.
- 17 Ванев А Н. Развити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мысли в СССР 1917—1980[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ГИК, 2019: 3.
- 18 Карташов Н С, Скворцов В В. 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дело. Учебник: В 2 ч.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ультуры, 1996: 5.
- 19 Айзенберг А Я.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ика: Б59 Учебник[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К, 1996: 6.
- 20 Мелентьева Ю П.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учебник[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ИР, 2006: 92.
- 21 Маркова Т Б.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теор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чтением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J]. Библиосфера, 2015(3): 41—45.
- 22 Тихомирова И И. Библиотечн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или Воспитание книгой: Учеб.-метод.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иблиотекарей, работающих с детьм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рофессия, 2011: 20.
- 23 杜定友.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7: 7.
- 24 徐旭. 图书馆与民众教育[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1: 2.
- 25 朱洪林. 读者服务工作[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57—60.
- 26 李东来, 郭生山. 阅读推广: 实践、现状与理论思考——李东来馆长专访[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3(3): 8—14.
- 27 丘巴良. 普通图书馆学[M]. 徐克敏, 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77.
- 28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



- 书馆学报, 2014, 40(5): 4—13.
- 29 王余光, 徐雁. 中国阅读大辞典[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44—445.
- 3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205.
- 31 Flexner J M. Readers and books. [J]. Library Journal, 1938, 63(2): 55—56.
- 32 陆静山. 儿童图书馆[M]. 上海: 儿童书局, 1934: 123—132.
- 33 Рубакин А Н. Избранное. В 2-х т. [M].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75: 133—140.
- 34 肖燕. 应对变革——30年来美国图书馆楷模人物撷英[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227—228.
- 35 萨哈罗夫. 图书馆读者工作[M]. 增订第3版. 赵世良,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15—247, 288.
- 36 Покровский А А. О подборе книг для общедоступных библиотек (советы начинающим библиотекарям) [J].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1915(3—4): 245—272.
- 37 Rosenberg B. Genreflecting: a guide to reading interests in genre fiction[M].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86: vi.
- 38 Crowley B. Re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J]. Public Libraries, 2005, 44(1): 37—41.
- 39 Wengert R G. Some ethical aspects of being an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J]. Library Trends, 2001, 49(3): 500.
- 40 Lawrence E E. Reading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 new model for Readers' advisory[D].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9.
- 41 Котельников А В. О руководстве чтением [J]. Красный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1925(3): 48—54.
- 42 Levine—claek M, Tonie C D.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3: 209.
- 43 赵俊玲, 尚巧爱. 民国图书馆学家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 38(1): 99—105.
- 44 洪焕春. 图书馆与文化学习[M]. 上海: 开明书店, 1951: 53—60.
- 45 Lyman H. The art of reading guidance[C]//Monroe Margaret E.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5: 19.
- 46 张树华, 赵世良, 张涵. 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73—92.
- 47 Society of Chief Librarians. Review of reade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libraries and training needs (R/OL). [2025—04—26]. <http://www.librariesconnected.org.uk/sites/default/files/Review%20of%20Reader%20Development%20Activities%20and%20Training%20Needs.pdf>.
- 48 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第一期学员.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文化学院, 1960: 94—96.
- 49 沈继武. 读者工作概论[M]. 武汉: 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1985: 116.
- 50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
- 作者贡献说明:
赵俊玲: 拟定论文题目与大纲, 内容深度修改
杨延平: 数据分析与初稿撰写
王坤、张佳钰: 数据分析
张楚: 资料查找
- 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收稿日期: 2025年1月31日
修回日期: 2025年5月10日
- (责任编辑: 李晓东)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erminology,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ZHAO Junling YANG Yanping WANG Kun ZHANG Jiayu ZHANG Chu

Abstract: The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y,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reading promotion, to deepen the awareness about fundamental theoretic issues in reading promotion field. This study employed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First, a set of reading promotion terminology was identified based on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in the field of LIS. 201 samples of reading



promotion concep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ir publication date, terminology, superordinate concepts and differentiate in their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used to define their extension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terminology varied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terminolog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more capable to reflect evolving practices in reading promotion in a timely manner. Conceptual evolution primarily centred on the purposes of reading promotion. There are two main models about reading promotion purposes, one is active influence model, the other one is demand satisfying model. Prior to the 1980s, the active influence model predominated, which has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improving reading skills and the influence on reading content. Regarding reading skill development, it has persistently focused on book selection skills and systematic reading competence. Since the 1980s, attention has shifted to library utilization skills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skill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erms of reading content influence, the focus has bee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ading. Since the 21st century, reading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has gained prominence. The demand satisfying model focuses on recreational reading has grown in influence since the 1980s as the American paradigm of reading promotion shifted. However, recent scholarship are initiat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its associated challenges. The methods for defining the extens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primarily rely on enumeration, indicating a need for more logically structured and hierarchical coherent approaches. The perspectives covered methods, content, and target readership of reading promotion.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avoid framing the two perspectives as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o adhere to educational attribute of reading promotion, enhance research on reading skills or reading literacy, and maintain focus on the core purpose of reading promotion to prevent conceptual overgeneralization or dilution.

Keywords: Reading Promotion; Concept; Historical Analysis